

世界文学名著
宝库

井上靖文集

上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井上靖文集

〔日本〕井上靖 著
郑民钦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珍

井上靖文学的人间性

井上靖的文学作品中，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诸多作品使他的历史小说创作达到一种新的臻于圆熟的美学境界。其中蜚声文坛的代表作可以列举出《天平之薨》（1957）、《楼兰》（1958）、《苍狼》（1959）、《敦煌》（1959）、《孔子》（1987）等力作。《天平之薨》是井上靖创作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起爆点，《孔子》是其历史小说最后的结晶升华。作者把我们带进历史，通过荒凉阒寂的沙漠、金戈铁马的战场、形形色色的人物多姿多彩的活动，倾诉着历史的盛衰兴亡，倾听着古人与今人一脉相通的心灵回响。在这里，时空的距离已不复存在，人们走进历史，或者说历史回到今天。那悲苍凄凉、含蓄深沉、又极富浪漫色彩的历史与现实交融的场景令所有的读者为之回肠荡气，感到自己在厚重深广的历史面前的渺小，同时也时刻体验着生命的永恒意义。

《楼兰》直接从斯文赫定的“浪迹无定的湖泊”（罗布泊湖）中获得启示，在两千多年风干的历史和自然中寻觅遥远而神奇梦想，通过在两大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表现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抗争与苦闷。

楼兰的湮灭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悲哀，犹如从方山顶



上挖掘出的那个年轻的女子的木乃伊一样，默默无言，然而显然又在诉说着一部浑厚凝重、催人泪下的历史故事。这木乃伊在作者的笔下化为与楼兰国共存亡的那宁死也不迁往鄯善的安归室人，美貌绝伦的年轻王后的悲愤自尽意味着一页历史的毁灭，却永远留下心灵的年轻和美丽，显示着一种不可征服的人格力量。这是人性的永生。所以，我读《楼兰》，不是读史，不是读历史故事的衍绎，而是读一首诗。楼兰本身就是历史与自然写在天地间的壮丽史诗。井上靖的《楼兰》是对这首古老的诗歌的诠释。悲壮的史剧浓缩在鲜活的诗语里，读来回肠荡气、百感交集。“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傍临月窟寒。蒲海晓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狼烟四起、兵戈交战的场面都置于远景，化作无数的黑点在地平线上冲撞，时间却在天昏地暗的狂风飞沙中流逝，最后凝固在记忆里，掩埋于神秘之中。人在作品中的作用显得奇妙，只是因为人在命运面前如此无能为力，从而突现了个性的大写、人间性的大写。远景的形象美烘托出人在无机的时间流程中所激发的强烈意愿和情念，展示出诗歌的瞬间美，而安归室人之死则是美的极致，在两千多年以后依然令全人类为之动容。那个企图收回楼兰城的鄯善国年轻的指挥员没有失败于敌军的锋镝，而是败北于大自然的肆虐。他是悲壮的失败者，砂砾般粗犷的心滴淌着鲜血，显示着人的懦弱的一面。相比之下，安归室人却征服了自然、征服了自我、征服了时间、征服了人心。虽然这个人物在整个作品中着墨



珍

不多，她所表现的精神却是作品的主题，使《楼兰》极富浪漫主义的色彩，升华为一首叙事诗。我仿佛透过诗中平静沉稳的节奏听见作者激昂澎湃的心声，然而明显地带着哀婉孤独的情态。不言而喻，作者虚构的这个贞烈女子与井上靖文学中独特的永恒的女性形象联结在一起，她和《敦煌》中的回鹘王族姑娘在情感人格上是共通的。

《敦煌》通过主人公赵行德传奇般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描绘出绚烂鲜明的历史画卷。井上靖向敦煌石窟的千古之谜挑战，以非凡的想象塑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为他们提供广阔的舞台，演出一幕幕慷慨悲歌的人间悲喜剧。市场上被出售的西夏姑娘那悍勇倔强的异域人的性格给会试不第的赵行德铺垫下一条人生的道路，而倾心相爱的回鹘王族姑娘则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不仅仅是赵行德，也是朱王礼的命运的支配者。她屈服于感情的矛盾激烈冲突的漩涡，从城墙上投身自尽，使两个男人心灵的磨难撞击、融合在一起。回鹘王族姑娘在作品的中间部分就已经死去，但她的影子依然是整部作品的中心存在，依然掌握着男人的行动（这种女性形象在以后的《冰壁》、《射程》等现代小说中都能看到，只是在历史小说中稀释其现实感）。以玉石项链为象征的她的人格竟然具有如此神奇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以至使文弱书生的赵行德变得勇敢坚强，使慄慄暴烈的朱王礼呈现柔心温婉。她是活在悠久的历史与自然的营生中不灭的女性形象。她的美的魅力是作品的主题，与《楼兰》中的安归室人都是一脉相承，只是主旋律中的两个变奏曲而已。《敦煌》大量展现生死搏斗的厮杀场面，刀光剑影、硝烟弥漫、血肉横飞，这在井上靖的其他历



史小说中是不常见的。然而，就在这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依然笼罩着王族姑娘的身影，驱使他们的愤怒复仇的情绪的爆发。

《敦煌》和《楼兰》一样，具有强烈的叙事诗的浪漫，赵行德、朱王礼、尉迟光、李元昊、曹延惠等人物的性格都在“历史”这个无法逃脱的宿命里划出各自的命运轨迹。冷静而不感伤，孤独而不悲凉，从某种意义上说，《敦煌》是一篇“硬质”的文章，时有硬语盘空，道劲如铁画银钩，营构出充满原始的激情与冷酷的世界，而回鹘王族姑娘的悲惨命运在荒漠的人心留下一抹骇然的妖艳。

《楼兰》把自然、历史、命运本身作为一幅缓慢移动的远景画，成功地叙述时间的无情。人们在干涸的罗布泊湖畔，站立于沙土掩埋的楼兰故国废墟上，再也看不见“水晶般清澄的湖水”，只是感受到蕴含在狂风与流沙中的时间的碎片里的人的哀愁。《敦煌》的赵行德“耳边回响着骆驼悲哀的嘶叫”，“慢慢坠入说不上是酣睡还是昏睡的意识朦胧的状态里”。不仅是他，一切人为了确认自己的孤寂都需要这样与天对话的手法。这种孤寂如同一条“白色的河床”一直贯穿井上靖文学的终点。

《孔子》是井上靖的最后一部小说。《孔子》是第一部描写孔子的小说。这是作者积二十年的酝酿、准备，推出的人生总结般的大作。以小说家的眼光，从现代社会角度阐发《论语》，塑造一个孔子的艺术形象，是井上靖的大胆创造。

诗是“小说的酵母”，小说是“诗的意译”，始终是井上靖文学创作的特色。在《孔子》之前，先有诗歌

藏



《孔子》、《黄河》。敏锐深邃的洞察力与激情融于一炉的迸发后的冷却、积淀，凝聚成深厚雄宏的小说世界。

珍

井上靖把人生喻为一条干涸的“白色的河床”（《猎枪》），孤独悲凉的氛围如同一根主轴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主题之中，显示出绘画色彩的轮廓的一面，映现出作者心象世界里流动的音翳，形成井上文学的模式原型。当然，孤独的本质往往呈现寄寓或变形的形式，从停滞的时间里发现形象化、绘画化的孤独风景，时间的停滞亦即意味着时间的无限性。可以说，井上文学活在这种无限性之中。耄耋之年所著的《孔子》里依然流淌着这一条干涸的人生的河道，泛着白光，而且它的境界在历史和文化的沉积中更加沉潜、拓展。

作者以超越二千五百多年的时空，用沉默而透彻的眼睛力图把人类文明史结晶化为“通向二十一世纪的希望之书”。过去、现在、未来在这里交汇，自然这需要舞台的相似。正如井上靖所说：“没有一个时代能像战国时代一样，赤裸裸地看见每个人的命运，如同月光辉映下的一条河。”1984年5月，他在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东京大会的讲演中指出：“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掌握了核能。饱尝战祸之苦的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到——谋求个人幸福的时代已经终结，没有他人的幸福，就不会有自己的幸福；谋求一国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已经终结，没有别国的和平与繁荣，就不会有本国的和平与繁荣。”并且引用葵丘会议的史实表明自己坚信“人亲自创造的历史”。因此，《孔子》是《论语》对乱世呐喊的回声；是作者对人生、人道、社会的沧桑巨变的心灵呼唤；是建立在人性、人道、人的价值基础上的儒学——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学的艺术再现。



作者没有把孔子作为圣人，而是作为一个“人”来描写，通过在深山寒村独居 33 年的虚构人物蒿滨之口讲述对“乱世”感伤的记忆。这种与内心对话的岑寂正是作者对“历史”感情的浓缩，既有背对战争的孤独的咀嚼，又有对“白色的河床”般悲哀的人生发出的凝重的慨叹，同时也蕴含着一个冷静的灵魂面对乱世的淡然心境，而且被发展、深化为“感伤的记忆”这种抒情式、诗歌式小说的美学观念。

“白色的河床”在这里由“顺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向天倾诉的“人”归结为“命”，即“仁”。井上靖企图在孔子和儒家的巨大思想宝库中寻觅一种透明的纯洁，把人类从痛苦、不幸、矛盾、灾难的相克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人”、“仁”、“天”、“命”的思想。“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入学”即“仁学”，是顺应天命的仁德观念。

井上靖的小说富有哲理，《孔子》的主题是哲学性的思考。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社会里，最有影响的本土文化是道家老子的“自然无为之道”和儒家孔子的“教化有为之道”。孔子的思想不像是主张“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的老子那样“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是从人的社会活动中思考哲学的命题，所以离不开现实社会，离不开人，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是人的思维的结晶。井上靖正是把孔子摆在“人”的位置上，从时间的缝隙中窥见历史皱褶里的一个人的足迹，于是淡淡地、不加修饰地勾勒出来，让人们从带有某种静态的形象描绘中体味历史的风云、人生的际遇、捕捉民族命运跳动的脉搏。在移动的过程中表现孔子，流动性与起伏性的背后潜藏着一个静态的整体。没有激烈的

珍

战斗场面，却暗衬在孔子波澜壮阔的生涯的背景上。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并非为了历史，而是为了写人物，才借来“历史”这个场景，又往往借人物来表现孤独的心象世界，所以呈现静止的形态，其实深层奔腾着巨大的历史长河。我们从《楼兰》、《敦煌》中都能看到人间的行为都最终转化为超自然的抒情诗的架构。可以说，运用非小说的手法创作小说也是井上文学的一大特色。对井上靖来说，还没有一部小说像创作《孔子》这样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孔子属于整个世界。把“人类的导师孔子”“爱人”的思想洒遍人间，是《孔子》哲学思考的终极。

井上靖在谈到历史小说时说，他针对以追求个性和心理描写为自我中心的文学，企图表明无个性的叙事文学的立场。井上文学的人间性所表现的孤独感伤既不是现代意义的虚无，也不是退婴的悲哀，而是深潜于心底的复杂的命运色光的折射，是人的生命原型的凝结，是诗人井上靖气质的核心。

目



录

1	井上靖文学的人间性·····	郑民钦
1	楼兰·····	郑民钦译
38	敦煌·····	郑民钦译
201	孔子·····	郑民钦译



楼 兰

:

—

古代，西域曾有过一个称为楼兰的小国。楼兰的名字出现在史书上约为公元前一百二、三十年，它的名字于公元前七十七年从史书上消失，所以存在于东方的史书不过短暂的五十年。那是距今约两千年以前的事。

著名的冒险家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以功勋卓著被封为博望侯，自此楼兰才为人所知。西域地区现在大部分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但当时是中国西北部的大沙漠，所谓胡族居住的胡地，就是异族居住的异域。直到很久的后世，这儿才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走廊，即丝绸之路上商队的必经之地。

汉武帝时，还没有人胆敢不顾死活地鲁莽闯进这个沙漠地带，既不知道沙漠有多大，也不了解住着什么人、有没有国家。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并非出于对那一片一无所知的地域的好奇或者探险心理，而是想穿越沙漠，和那边的大国大月氏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一直威胁汉朝的强大匈奴。汉自高祖以来的五十多年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公主嫁给匈奴首领，赐赠币帛，并允许通商，但匈

奴的侵扰掠夺也从未间断过。

中国历代皇帝对匈奴的进犯掠劫束手无策。匈奴是一支游牧民族，在汉北之地，东起西伯利亚西至中亚，横行猖獗，性凶狠强悍，经常伺机南下袭击汉朝边境。即使没有饥谨灾荒之年，也不停歇和匈奴的作战。汉朝在与匈奴的作战中，士兵、战马损失殆尽。武帝第一次征讨匈奴时，俘虏里有一个胡人，他说：“匈奴破月氏，戮其王，以王头颅作酒器。月氏对匈奴恨之入骨，但没有共同征伐匈奴的同盟者，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武帝听后，决定派使者前往大月氏，策划对匈奴共同作战。武帝招募使者，张骞表示愿意前往。张骞于公元前一百三十九年率领曾经做过匈奴的奴隶的一百多人从陇西郡出发进入胡地。张骞于十三年后回到汉地，当年的一百多个随从只剩下一个人。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俘虏，无谓地浪费了十几年的岁月，后来伺机逃跑，穿越沙漠，终于到达大月氏，完成了使者的使命；在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抓住，后来趁匈奴内乱，逃脱魔掌，经历千辛万苦回到汉土。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张骞进入国都长安，向武帝上奏自己沿途所经各国的风土、民情、物产等情况。

此时，楼兰才和且末、于阗、莎车、焉耆、轮台、龟兹、疏勒等当时沙漠地带的诸多国家一起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汉书·西域传》这样记载当时的西域：

——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天山、昆仑山），中央有河（塔里木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



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帕米尔高原）。"



总之，西域位于现在的塔里木盆地，由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三山环抱，中间形成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的四周散落着杂居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小城郭国家。武帝以前，西域和中国当然也有交往，但都是民间的来往，国家之间的交往始于汉武帝时期。

一出玉门关、阳关，便是广袤的沙漠地带。穿过沙漠，有一个罗布泊湖。当时汉人称此湖为蒲昌海或盐泽。当时的罗布泊湖比现在大好几倍，湖水含盐量高，潮水巨大，所以称为“海”比“湖”更加妥当合适。罗布泊湖位于离玉门关、阳关三百多里的地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最大的河流塔里木河流入该湖。

楼兰国就在罗布泊湖的西北面，离汉最近。从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在楼兰分为两条，一条往南，沿昆仑山脉的北麓西行；另一条往北，沿天山山脉的南麓西行。从楼兰往南，有且末、于阗、莎车、疏勒等国，通月氏，再取道北上，经姑师、焉耆、轮台、龟兹等国，可达乌孙、大宛诸国。所以，不论取南路还是取北路，楼兰都是中国通往西域各国的必经之路。

《汉书·西域传》至于记载楼兰国之后的鄯善国：“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据此可以想象楼兰国的大致情况。总之，楼兰国是位于罗布泊湖西北面的人口一万四、五千的小国。楼兰人属于雅利安人种的伊朗血统，肤色黑褐，眼凹鼻高，面部轮廓明显，过着农耕、游牧或者在罗布泊湖采盐、捕鱼为生活。



不言而喻，在张骞向汉朝介绍楼兰国之前，这个种族大概就已经在那儿居住了几百年。在未与汉朝交往以前，楼兰国不断遭受匈奴的残酷掠劫，饱尝苦难，只好隶属于匈奴伞下，在美丽的罗布泊湖畔，相依为命，互帮互助，维系着这一万四、五千人的小种族的生存。国小势弱，无法抵御匈奴，但一旦拿起武器，个个英勇顽强，骑马作战灵活机智，驾车射箭技法娴熟，战术独特，骁勇善战，足以使其他民族胆战心惊。

武帝派张骞远涉沙漠，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对匈奴作战，但大月氏态度暧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帝并没有从张骞的报告中获得他所期望的结果。然而，武帝从张骞的报告中得到的巨大收获完全出乎他意料，这就是对西域各国的重新认识。

从针对匈奴的战略上考虑，西域各国也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如果把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可以从侧面威胁匈奴；也可以利用这些国家的军队打击匈奴。另外，这些小国地处沙漠之中，如一个个聚宝盆，盛产奇珍异宝，玉石、琥珀、金、银、铜、盐、胡椒、葡萄酒，还有马、水牛、大象、孔雀、犀牛、狮子，水果丰富，五谷丰登。如果和它们开展贸易，多少可以弥补由于和匈奴作战弄得凋敝衰竭的财政。尤其大宛的骏马对苦于无法补充战马的武帝更富极大的魅力。

武帝还知道比西域各国更远的几个国家的名字，如康居、安息、身毒（印度），但不清楚它们的位置，似乎地大物博，富裕丰饶。武帝特别感兴趣的是离大夏东南方数千里之遥的炎热之国身毒。从汉前往身毒，一路上可以不受匈奴的侵袭抢掠，而且听说那个国家愿将所产的财宝与汉朝的物产交换，这给武帝留下了身毒是个



特殊的国家的印象。

公元前一百二十二年，张骞受武帝之命第二次进入西域。这次的使命是前往身毒国，谋求建立两国的交往关系。但途中为西南蛮族所阻，未能完成使命而归。

第二年，张骞第三次进入西域。当时，汉朝军队已经击退匈奴，把匈奴的势力范围敦煌一带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确保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于是，武帝为了不失时机地和西域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再派张骞前往胡地。

公元前一百二十一年，张骞第三次进入西域的时候，楼兰人才第一次看见汉朝军队。那一天，罗布泊湖畔的这座城墙环绕的小城邑接到汉人来犯的消息，上下大乱，在城外放牧的几千头马匹和骆驼全部赶到城里，七扇城门紧闭，全副武装的男子在城墙的各个要害地方严阵以待。

登上城墙，罗布泊湖面宁静得如一块蓝布。富含盐分、轻风就能使湖水汹涌翻腾的罗布泊湖那一天如此平静令人们恐惧不安。靠近岸边的湖面颜色碧绿，远处渐渐变成深蓝。从城墙上望去，北面的岸边绵延着一片广阔茂密的树林，在白杨树木中点缀着些许怪柳以及其他的灌木，宛若色彩天然交错的条纹织物。南面的岸边丛生着连绵不断的芦荻，几条河川注入湖里，但由于芦荻遮挡，看不见河水的流动。

城郭的四周纵横交错着许多河渠，湖北面的密林地帯外面的土地上，水渠如蛛网四通八达，绵延数里，水渠与水渠之间是肥沃的农田。虽然水渠有人工挖成的，但大部分是利用自古以来的干河道，将离城一里外的塔里木河水引进来。所以，准确地说，楼兰虽然地处沙漠





地带，却在罗布泊湖边，是一座建造在肥沃的塔里木河三角洲上的城邑。

塔里木河的北边有一条路。从城墙上看去，由于河流两边都是茂密的灌木地带，大部分看不见，只有一处露出暗蓝的姿容。几年前，这长长的河流有一个地方河道变更，然而新河道的两岸光秃秃没有一棵树木，风吹日晒，与河流并行的道路也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登上城墙的楼兰人望着远处的道路上豆子般大的人和动物列队没完没了似地缓缓前进。人和动物从丛林里出来，走了好长时间才走进前面的丛林里。三个善于远望的人站在城墙上，数人数和动物的头数，其他人大声重复着数字，一个一个传递下去，从城墙上一直传递到第一个哨所。他们利用这种口头传递的方式了解汉军的动静。

这个国家最善于远望的七十八岁的身体干瘦的老人用他的小眼睛数清一共有三百个人、六百匹马，还有上万的牛羊。当老人看到一半的马驮着大行李箱时，紧张的表情立即松弛下来。他知道这支汉军绝不是战斗部队。

城里的骚乱稍稍发生一些变化，虽然不是兵临城下，战斗迫在眉睫，但谁也没有放松警惕。只是过了两天以后，战斗部署才解除，家财才从地窖里搬出来，马和骆驼重新回到城外放牧。又过了几天，楼兰人议论纷纷，不明白进入西域的汉朝大军为什么不向楼兰国派遣一个使者说明情况，而继续一路往西前进。

半年以后，楼兰国王才听说汉军从楼兰取北路，到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面的，在北路各国中最有势力的乌



珍

孙，与乌孙国通好，然后兵分数路，分别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阗弥等国。显然，汉军有意避开在匈奴势力范围以内的楼兰以及位于西域入口处、同样隶属于匈奴的姑师。

第二年开始，楼兰人经常看到汉军的大小部队几乎每个月忽而东行，忽而西行。不仅汉军如此频繁调动，乌孙人也几十个一群牵着几十头马和骆驼沿着塔里木河东行，还有大夏的小部队每天或者隔几天也同样牵着马和骆驼往东去。楼兰人看得清清楚楚，汉朝和西域各国的关系日益友好密切。

楼兰人为了更靠近一些观看这些旅行者，甚至出城外，过农田，来到塔里木河岸边。这是他们居住在此地以后从未有过的事。

楼兰人认为匈奴不会卷土重来，他们听说汉军大败匈奴，迫使匈奴的浑邪王投降，并且相信这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据旅行者说，汉朝在原先匈奴的据点酒泉、敦煌设置二郡，万里长城延长修到酒泉，敦煌西边的玉门关、阳关第一次修建几个烽火台和哨所，联结汉朝和西域的走廊已经完成。

于是，楼兰第一次能够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没有遭受匈奴的掠劫。

楼兰人从第一次看见汉军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接待汉朝使者。使者命令楼兰国要给出玉门关、阳关前往西域的汉人经过此地沙漠时派出适当的人员向他们补给粮食和水。不仅楼兰，姑师也接到汉朝同样的命令。

为此，楼兰几乎每天都要派出许多身强力壮的男子背着沉重的粮食、挑着水，到沙漠里迎接汉人，实在不堪重负。楼兰长期受横行霸道的匈奴欺凌压迫，苦不堪